

毛詩傳箋異義解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十六

震澤沈 鎬

周頌

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

傳純大假嘉溢慎箋純亦不已也溢盈溢之言也於乎  
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  
以嘉美之道饒行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釋文假  
音暇溢音逸徐云毛音謚慎市震反本或作順按爾雅  
云忠神溢慎也不作順字王肅及崔申毛竝作順解也  
正義申毛曰純大假嘉溢慎皆釋詁文舍人曰溢行之

慎某氏曰詩云假以溢我慎也申鄭曰中庸引此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指說此文故箋依用之孝經云滿而不溢是溢爲盈溢之言也易傳者以下句卽云我其收之溢是流散收爲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爲密故易之也鎬案上文言天命不已此言文王之德同天自當美其德之不已箋依中庸文以釋之視傳爲的中庸假樂君子釋文假嘉也孟子離婁上注引詩假作嘉蓋假嘉音義同也爾雅釋詁溢慎也舍人注溢行之慎也正義謂以此嘉美之道以戒慎我子孫言欲使子孫謹慎行其道是也說文

譏嘉善也从言我聲詩曰譏以謚我偶和反謚靜語也从言溢聲爾雅釋詁謚靜也溢靜也左氏襄二十有七年傳引作何以恤我書舜典惟刑之恤哉史記徐廣注引今文作惟刑之謚哉蓋假譏溢謚恤皆同聲通用字何字係聲誤

曾孫篤之

傳成王能厚行之也箋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釋文厚之也一本作能厚行之也今或作能厚成之也重直龍反鎬案爾雅釋親孫之子爲曾孫經文所稱曾

孫則不拘此書武成武王告天地山川稱曾孫左氏哀  
二年傳刺曠告文王康叔稱曾孫信南山正義成王繼  
文武之後爲太平之主特異其號故詩經通稱成王爲  
曾孫也惟曾孫之稱不拘於對曾祖終是專屬一人之  
詞此詩作於成王時傳以曾孫爲成王是也箋以爲泛  
言後王則詩何不下烈文天作稱子孫而必云曾孫  
耶呂氏祖謙曰說詩者非惟有鑿說之害亦有衍說之  
害如此詩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未有害  
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固  
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行一行字意

味卽短然玩釋文則陸本無行字也阮氏按勘記曰正義本與釋文一本同今考此傳但云能厚之箋始云能厚行之一本有行字者涉箋而衍耳當以釋文本爲長此說是也

### 錫茲祉福

傳文王錫之箋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鎬案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是此詩乃新卽位而祭於祖廟之辭錫福之文與辟公直貫當以傳義爲長李氏樛曰此詩言諸侯助祭助祭旣畢因而告之以烈文辟公錫茲祉福乃文王錫之福范氏處

義曰成王呼辟公而謂之曰祖宗錫茲祉福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固當永守而勿失也均依傳義是也歐陽氏修曰詩云錫茲祉福毛以爲文王錫之鄭以爲天錫之據序言成王新卽政諸侯來助祭於廟則祉福當爲文武所錫宜從毛義爲是白虎通義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于京師受法度也此大指同毛而一兼指武王一專指武王則爲異耳輔氏廣朱氏公遷顧氏夢麟嚴氏粲皆以爲諸侯錫王以福太覺望文生義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傳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  
所作也箋高山謂岐山也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荆山天  
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大王自幽遷焉則能尊  
大之廣其德澤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  
初鎬案傳文安字與上大也句文義不浹當爲大字正  
義申毛謂長大此天所生者亦云大不云安也箋則能  
尊大之申毛非易傳正義云鄭上二句別誤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傳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箋廣當爲光固當爲故  
字之誤也於美乎此成王之德也既光明矣又能厚其



心矣爲之不解倦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正義箋以外傳之訓與爾雅皆同而釋詁云熙光也肆故也則是潛相涉而字因誤故破之鎬案方言廣遠也穀梁僖十五年傳故德厚者流光注光猶遠也論語子罕曰天縱之將聖皇疏固故也論衡知實作故天縱之將聖國語周語而咨於故實史記魯周公世家作而咨於固實蓋係同聲通用字國語周語曰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敬信寬帥歸于甯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穌之毛傳蓋依此周語單作亶二字音義同也鄭以廣爲光以肆爲故按

之文義不如毛傳之優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  
傳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箋靖治也受福曰嘏我儀則  
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政于天下維受福於文  
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正義申毛謂刑既爲  
法則式不復爲法當訓爲用毛於嘏字皆訓爲大此嘏  
亦爲大也王肅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維天  
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而故饗之申鄭謂儀者威儀式  
者法式故以儀式爲則象謂則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也  
以此能治四方可以蒙佑不宜爲謀之故以靖爲治篇

案皇矣篇歷言帝謂文王文王篇言其命維新蓋周有天下由文王之得天此詩祀文王于明堂自宜言文王之能得天右文得天右是已然之事故曰旣右饗之敬畏乃靈承之本故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也傳義視箋義爲優王肅述毛深得傳旨

立我烝民

箋立當作粒烝衆也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正義申毛謂昔堯遭洪水后稷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鎬案稷播百穀以育民人箋據誓以立爲粒義亦平正但下莫匪爾極傳

以極爲中箋以得其中爲反其性二語文義不甚浹傳  
義爲長左氏傳申叔時曰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  
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  
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  
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杜註云言先王立  
其眾民無不得其中正周語芮良夫曰王人者將導利  
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故頌曰思  
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韋註云經緯天  
地曰文克能也言周公思有文德者后稷其功乃能配  
于天堯時鴻水稷播百穀立我眾民之道無不于女時

得其中者功至大也蓋立民之事所包甚廣非專言粒食也范氏處義曰使烝民立於中以養其常性者后稷之德也故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此依傳義甚允

帝命率育

傳率用也箋率循育養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正義釋詁云率由自由自俱訓爲用故率爲用也率循育養釋詁文編案說文用可施行也从一从中循順行也从丩眉聲爾雅釋詁循自也禮記大傳自仁率親注自猶用也蓋用循同是遵行之意帝命武王遵行后稷養民之功傳箋一義蓋遵而行之則后稷之功

益傳故箋云循存正義申鄭謂循而存記此後稷養天下之功恐非

噫嘻成王

傳噫歎也嘻和也箋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正義申毛謂孔子見顏淵死曰噫天喪予成湯見四面羅者曰噫盡之矣則噫嘻皆是歎聲爲歎以救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爲歎救也申鄭謂以噫嘻之下方美其成王明至而率時農夫乃在下句則噫嘻之言未是救戒故以爲有所多大之聲鎬案玩正義文義則疏本傳文作嘻救也而今疏本作嘻和也文義不符真不可

解胡氏承琪曰釋文引傳亦作嘻和也考說文無嘻字  
言部諛痛也又諛可惡之習一曰諛然春秋傳曰諛諛  
出出今左傳作諛諛出出是諛諛字通又口部唉磨也  
與言部諛然說文當本作諛然也同義方言歛醫然也廣雅歛醫  
然磨也是諛唉歛三字皆磨聲之詞此傳云嘻和者說  
文和相磨也蓋以噫爲歎而嘻和之故箋云噫嘻有所  
多大之聲也詩嘻字疑卽諛之假借此說是也正義以  
嘻爲敕謂噫嘻猶上篇嗟嗟故毛以爲敕不知敕義可  
施之臣工不宜施之於王况毛又竝未以爲敕耶

駿發爾私

傳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箋駿疾也發伐也使民疾耕發其私田鎬案爾雅釋詁駿大也速也速卽箋疾字意惟上箋云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此又云耕發意似複沓傳義爲優桓寬鹽鐵論曰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此義正與毛合李氏樗曰古者治平之世上下相親爾我公田遂及我私此下之戴上也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此上之愛下也黃氏樞曰駿發爾私以見成王之心惟恐農夫私田之不治也俱依傳義是也



終三十里

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幾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至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正義申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於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矣。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申。鄭謂終三十里，明三十里者，此農夫所部之

界故知每三十里分爲一部使一吏主之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卽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一川之間有萬夫故爲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田計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也鎬案周制田畝都鄙用助法鄉遂用貢法都鄙田以井計有公田有私田鄉遂田但爲溝洫皆私田也此詩爲春夏祈穀於上帝原不專爲私田而詩獨專言鄉遂所謂欲富其民而讓於下也箋據周禮以釋之較傳爲確鑿李氏集解朱氏集傳范氏補傳許氏名物鈔嚴氏詩緝皆從箋義是也惠

氏棟曰五六三十易之數也五六爲十一三統歷日十一而天地之數畢又五六天地之中合易大傳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故曰三十里天地合納甲之數亦然終三十里終竟復始詩通于易矣此以數學說詩斷非詩旨

應田縣鼓

傳應小鞀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箋田當作幪幪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釋文田毛如字鄭作幪音允鎬案傳箋皆以縣鼓爲卽指應田惟以爲大鼓小鼓則異爾雅釋樂大鼓謂之鼗小者謂

之應應爲小鼓是已若名鼓爲田則古未之間說文軸  
擊小鼓引樂聲也从申束聲周禮曰小樂事鼓軸讀若  
引徐鍇曰詩曰應軸縣鼓異印反爾雅釋樂注應軸縣  
鼓釋文本亦作棘棘引也周禮小師鼓棘鄭司農注棘  
小鼓名大師鼓棘注棘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  
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棘蓋周禮爾雅注之棘卽說文之  
軸應棘皆小鼓較有確證箋義爲是意經文本作棘傳  
寫遞誤似不得以破字疑康成

亦白其馬

傳亦亦周也箋亦亦武庚也武庚爲二王後乘殷之馬

乃叛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駿而美之正義申毛謂言亦白其馬則是一代所尙宜以代相亦故曰亦亦周也鎬案傳義爲長箋說枝節

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傳武迹也劉殺耆致也箋遏止耆老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釋文耆音指致也鄭巨移反韓詩音同云惡也正義申毛謂武王繼嗣文王之迹而受之謂復受天命以伐紂勝此

殷家止於殺人之害以致安定汝武王之大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文者定爾功者昧也其意言致紂於昧故以耆爲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申鄭謂嗣子武王受其業而行之舉兵伐紂勝殷而止其殺人至年老乃定汝之大功言不汲汲誅紂鎬案傳義爲長生民詩傳以武爲迹與此同嗣武猶踐迹謂象賢也若以武爲武王與首句語意複沓禮記曲禮上六十曰耆巨移釋文引賀瑒注者至也至老境也爾雅釋言底致反也集韻耆音指通作底書禹貢震澤底定釋文底致也楚辭天問南土爰底注底至也廣雅釋詁致至也蓋音指

之耆固爲致卽巨移反之耆爲老其實亦先有至義故  
曲禮釋文云至老境也此經耆定與書震澤底定同義  
正義謂以致安定汝武王之大功是也陳氏稽古編曰  
左傳云耆昧也者乃隨武子之言引於鑠王師遵養時  
晦而釋之耳其楚子引耆定爾功亦在宣十二年然竝  
不訓耆昧疏誤合二文爲一胡氏後箋曰杜注左傳於  
耆昧也下云耆致也致討於昧於耆定爾功下亦云耆  
致也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此卽用王肅義也疏兼采  
二義故誤二說足正仲達之訛後箋又曰傳云耆致也  
者致與至同謂至此而後定女之此功與鄭須臾五年

意同此強合傳箋而一之恐非毛旨韓訓者爲惡文義  
大逆順風俗通作者定武功不知古人質樸爾女其君  
詩中多有如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之類何必改爾爲武  
耶

閔予小子篇

序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箋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  
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也正義武王崩之明年周公  
卽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敬  
慎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爲周公致  
政成王嗣位始朝于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此及小



茲四篇俱言嗣王文勢相類則毛意俱爲攝政之後成王嗣位之初鄭以爲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則是成王十二周公未居攝於是之詩成王朝廟自言敬慎思繼先緒訪落與羣臣共謀敬之則羣臣進戒文相應和事在一時則俱是未攝之前鎬案敬之箋云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則此篇亦是作於居攝之前其說非也周紀乙酉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武王崩世子誦踐位周公旦位冢宰正百工丙戌成王元年幼不能蒞阼周公攝政己丑四年王免喪朝先王廟周公歸政於王據此則是詩爲成王免喪朝廟

周公攝政之後斷無疑義

將予就之繼猶判渙雅予小子未堪家多難

傳猶道判分渙散也箋猶圖也艾扶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多眾也我小子耳未任統理國家眾難成之事必有任賢待年長大之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業未平者正義毛以爲汝若將我就之使我繼此先人之業則先人之道乃分散而去矣言己之才不足以繼之也維我小子才智淺短未任統理國家眾難成之事所以不能循是昭考也鄭唯繼猶判渙謂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而收斂之未

堪家多難謂年幼未堪以此爲異竊案玩此數語足見成王憂勤惕厲自視歉然之意謂勉強以就之則恐欲繼其道而時多判渙不合所以然者以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任之事耳箋云分散者收斂之意屬添出恐非詩旨正義謂謀於羣臣當是求臣之助不宜過自謙退不知謙退正以求助疏語似說不去輔氏廣曰將予就之繼猶判渙言將使我勉強以就之猶恐其力量不足意思不能接續或至於判渙不能收拾聚蓄其道於我之一身也於是又歎以爲予乃幼沖小子未能任國家之多難此蓋指武庚之事而言此以猶字作尙字意解難

字作忠難解非傳義并非箋義范氏處義曰將成之事  
繼猶判分渙散而失之况其他未有可成之期者乎蓋  
以我小子未堪任周家多難之事此以將予就之爲將  
成其事予字便無著落李氏杓曰所謂判渙者但是欲  
繼武王之道猶恐判渙而不合也所以繼道而猶恐不  
合者則以予小子未堪家多難故也斯說得之

佛時仔肩

傳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正義  
佛之爲大其義未聞釋詁云肩克也直以肩爲克耳傳  
言仔肩克也則二字共訓爲克猶權輿之爲始鄭讀佛

爲輔弼之弼時是釋詁文釋詁云肩勝也卽堪任之義故爲任也銅案說文彌輔也重也从弼酉聲彌弼如此說考竝古文彌漢書東方朔傳上以拂主之邪注拂與弼同禮記學記其求之也佛釋文佛本又作拂蓋佛與弼音義同俱通作拂爾雅釋詁舍人注肩強之勝也書盤庚下朕不肩好貨傳肩任也肩主勝任意仔肩二字爲義亦爲勝任正義申鄭謂身方學之未堪爲政故輔弼是任示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是也傳義未甚明曉李氏樛曰佛弼也仔肩任也賴輔弼之臣示我以德行黃氏樛曰尤賴爾羣臣輔弼之功而告我以德行之者也

嚴氏粲曰輔謂之佛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從之也仔  
肩爲負荷之意故爲任諸說俱依箋義是也韓詩佛作  
弗毛氏奇齡曰公羊云弗者不可之深也學記其求之  
也佛法言荒乎淫止乎佛皆謂弗也此說案之文義未  
洽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傳桃蟲鷓也鳥之始小終大者堪任予我也我又集于  
蓼言辛苦也箋肇始允信也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  
有流言之罪如鷓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  
鷓之翻飛爲大鳥也鷓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鷓皆惡

聲之鳥集會也未任統理我國家眾難成之事謂使用  
公居攝時也我又會於辛苦遇三監及淮夷之難也正  
義傳言始小終大其文得與箋同但毛以周公爲武王  
崩之明年卽攝政爲元年時卽管蔡流言成王信周公  
舉兵誅之成王猶尙未悟卽誅之後得風雷之變啓金  
縢之書始得周公箋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爲小罪恨不  
登時誅之毛不得有此意耳是其必異於鄭當謂將來  
之惡宜慎其小耳故王肅云言忠難宜慎其小是謂將  
來忠難非悔不誅管蔡也鎬案首二語曰懲曰懲者  
創於既往忠者慎於將來管蔡之事以一懲字了之忠

後患以下自是均言將來之事不指管蔡王肅申毛之義是也范氏處義曰成王懲始信二叔之流言而疑周公幾喪王室故誌其後來之患雖小而不可忽也桃蟲鴆也信桃蟲爲小矣而終能爲鴆是始小而終大也予旣未堪周家多難之事則予身又將萃於辛矣此所謂誌後患也此說甚允

倝載南畝

箋倝載當作熾苗釋文倝載毛如字鄭作熾苗下篇同  
鎬案倝載熾苗音義同解見小雅大田篇

烝昇祖妣以洽百禮



箋烝進畀予洽合也進予祖妣謂祭先祖妣也以洽  
百禮謂饗燕之屬正義申毛謂以爲三種之酒以爲五  
齊之醴進予先祖妣又以會聚其百眾之禮而爲祭  
祀申鄭謂箋以下有祔有椒重設其文則是二事故分  
此以當之以洽百禮爲合聚眾禮其用酒醴者祭祀以  
外唯饗燕耳故言謂饗燕之屬鎬案以洽百禮句凡三  
見賓之初筵豐年及此篇也傳俱無文正義申毛皆據  
祭祀鄭唯豐年與毛同義賓之初筵以爲合見百國所  
獻之禮此以爲饗燕之屬似覺枝節與經文義未洽下  
文有饗其香有椒其馨正言進祖妣之酒醴香馨上升

祖妣饗之而邦家以之有光榮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甯也不必分飴香爲饗燕椒馨爲祭祖妣也

振古如茲

傳振自箋振亦古也言脩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古而如此所由來者久非適今時鎬案爾雅釋言振古也毛鄭大指不殊以振爲古其義較古振古者蓋謂古又古耳

倣載南畝

箋熾菑是南畝鎬案解見小雅大田篇

酌篇

序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正義  
毛以爲述武王取紂之事鄭以爲武王克殷用文王之  
道故經述文王之事以昭武王所由功成而作此樂所  
以上本之也經有遵養時晦毛謂武王取紂鄭謂文王  
養紂此言以養天下則是愛養萬民非養紂身雖養字  
爲同非經養也鎬案序明言告成大武則此詩爲言武  
王也無疑養晦爲取闇昧之君義自明順箋謂養是闇  
昧之君以老其惡是周道大興而天下歸往矣斯言豈  
不誣聖歐陽本義曰如鄭說則文王幸紂爲不善養成  
其惡利而取之此小人尙或不爲孔子何極稱文王之

美哉鄭氏可謂厚誣矣李氏集解曰鄭氏謂養紂暗昧之君以養其惡是誣文王也汪氏異義曰此篇與武頌本因作大武之樂而思武功經首言於鑠王師明是美武王用師伐紂末句正與首句相應兩師字不得爲異解三說俱允

我龍受之

傳龍和也箋龍寵也來助我者我寵而受用之正義龍之爲和其訓未聞王肅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傳意或然天人之和謂天助人從和同與周也申鄭謂寵字以龍爲聲故龍爲寵也來卽寵

受人皆羨之鎬案易師承天寵也釋文寵王肅作龍商頌長發何天之龍大戴記衛將軍文子作何天之寵小雅蓼蕭爲龍爲光傳龍寵也蓋古音龍寵聲同義可通長發傳及此傳俱訓爲和廣雅釋詁三家語弟子行荷天之龍注均云龍和也與此毛傳意合潛研堂荅問云毛公釋詩自爾雅訓詁而外多用雙聲取義如泮爲陂也爲木懷爲和之類也或兼取同位相近之聲如願爲每龍爲和之類也段氏詩經小學曰此及長發傳皆以龍爲離之假借故曰和也李氏毛詩紉義曰龍乾道也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龍得爲和胡氏

後箋曰傳於蓼蕭爲龍云寵旣以龍爲寵之假借而此及長發必改訓爲和者自是古說詩者相傳如此毛公師承有自不敢改移後漢時已失此故訓矣說苑辨物篇神龍能爲高能爲下能爲大能爲小能爲幽能爲明能爲短能爲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溥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無忽微故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廣雅釋魚本之云龍能高能下能小能巨能幽能明能短能長淵深是藏敷和其光據此二條似古人言龍者實有和義諸說足申毛旨矣

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傳間代也箋于曰也皇君也於明乎曰天也紂爲天下之君但由爲惡天以武王代之正義閒代釋詁文毛傳未有以于爲曰皇多爲美此義必不與鄭同也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故用美道代笈定天下傳意或然鎬案箋義迂曲王肅述毛亦未得傳旨離騷皇剡剡其揚靈兮注陟陛皇之赫戲兮注均云皇皇天也風俗通皇霸皇者天大雅文王思皇多士傳皇天也此經傳義當謂於乎周道昭見于天天乃命武王代殷定天下

於皇時周

箋皇君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則登其高

山而祭之正義毛於皇字多訓爲美王肅云美矣是周道已成天下無違四而巡守升祭其高山傳意或然鎬案箋以皇爲美復以爲君詞意冗沓肅說爲長

哀時之對

傳哀聚也箋哀眾對配也徧天之下眾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正義釋詁云哀眾多也是哀得爲眾鎬案爾雅釋詁哀聚也多也與傳箋義同蓋惟眾故曰聚謂聚眾山川之神配而祭之毛鄭義相成也

魯頌

思馬斯作



傳作始也箋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正義申毛謂釋詁云倣作也始也倣訓爲作爲始是作亦得爲始思馬斯始謂今此馬及其古始如伯禽之時也申鄭謂以上章斯臧斯才皆馬之身事故易傳以作爲作用謂牧之使可作用乘駕也鎬案說文作起也从人从匕呂覽長利利自此作注淮南汜論聖人乃作爲之注均云作起也文選兩都賦序王澤竭而詩不作注作興也蓋作是興起意謂奮發有爲得所未有故傳訓爲始也何氏楷曰作卽易震卦爲作足之作謂奮迅而動作也斯說最的正義謂今此馬及其古始其意因下章思馬斯徂王肅

說而誤

思馬斯徂

箋徂猶行也牧馬使可走行正義徂訓爲往行乃得往故徂猶行也思牧馬使可走行亦上章使可乘駕之事也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毛於上章以作爲始則此未必不如肅言但無迹可尋故同之鄭說鎬案肅說迂拙未必得毛指正義於此從鄭說而上章以古始申毛又誤於此處肅說眞不可解

屈此羣醜

傳屈收醜眾也箋屈治醜惡也是時淮夷叛逆既謀之

於泮宮則從彼遠道往伐之治此羣爲惡之人釋文屈  
邱勿反鄭云治也徐云鄭又其勿反韓詩云屈收也收  
斂得此眾聚正義申毛謂屈者屈彼從己是收斂之義  
故爲收也醜眾釋詁文毛云收此羣眾則是不斥淮夷  
當爲順行長遠之道收斂魯國之民人也王肅云天長  
與之難老之福乃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羣眾傳  
意或然申鄭謂屈治釋詁文彼屈作泥某氏引此詩是  
音義同也下云旣作泮宮淮夷攸服則將伐淮夷於泮  
宮謀之故以醜爲惡此則謀治之耳未是兵已行也鎬  
案淮夷二字至五章乃見前四章均未及伐淮夷之事

序云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是詩本非專說伐淮夷  
傳說爲長爾雅釋詁屈聚也韓云收斂得此眾聚與毛  
同義是也左氏定四年傳將其醜類注孝經在醜不爭  
注均云醜眾也與此傳義同

狄彼東南

箋狄當作剔剔治也東南斥淮夷釋文狄王他歷反遠  
也孫毓同鄭作剔音同沈云毛如字未詳所出韓詩云  
翳除也正義申毛曰毛無破字之理瞻卽傳以狄爲遠  
則此狄亦爲遠也王肅云率其威武往往征遠服東南謂  
淮夷也申鄭曰征伐所以治罪故讀狄爲剔剔治毛髮

故爲治也淮夷之國在魯之東南故知東南斥淮夷也  
鎬案說文逖遠也从辵狄聲邊古文逖爾雅釋詁邊遠  
也漢書古今人表簡邊大戴記帝繫史記殷本紀楚辭  
天問邊皆作狄蓋逖邊古今字狄與逖邊同聲通用字  
故瞻卬傳以狄爲遠王肅依瞻卬傳申之爲遠是也康  
成字作剔訓爲治蓋用韓詩義不加毛義之優

烝烝皇皇不吳不揚

傳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也箋烝烝猶進進也皇皇  
當作咺咺咺咺猶往往也吳諱也訥訟也言多士之於  
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謹諱不大聲僖公

還在泮宮又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釋文皇  
毛如字鄭作咤于况反吳鄭如字謹也又王音吳作吳  
音話同正義申毛曰釋訓云烝烝作也眾作是厚重之  
意故爲厚也皇皇美釋詁文揚與誤爲類故爲傷謂不  
過誤不損傷也王肅云言其人德厚美不過誤有傷者  
申鄭曰釋詁云烝進也故烝烝猶進進也謂前進則皇  
爲往行故知皇當作往釋詁云往往皇皇美也俱訓爲  
美聲又相近故因而誤也鄭讀不吳爲不娛人自娛樂  
必謹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揚者高舉之義不娛爲不  
謹譁不揚爲不揚聲故云不大聲鎬案周頌絲衣傳云

吳譁也此傳無文自與彼同王肅正義以過誤申之非也上文云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如傳義乃見多士之德下文不告于訕乃是言桓桓于征之事箋義不見德心之意以不揚爲不大聲亦與不謹譁意複釋文云瘍余章反是陸所據傳文作瘍而經文仍作揚盧刻釋文徑作不瘍余章反則經文竟作不瘍矣阮氏校勘記已詳辨之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

傳觶弛貌五十矢爲束搜眾意也箋角弓觶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博當作傅甚傳緻者言安利

也釋文博徐云毛如字王同大也鄭作傅音附施式氏  
反本又作弛正義申毛謂美僖公之克淮夷以德不以  
力故以觶爲弛貌荀卿論兵云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  
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大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云古  
者一弓百矢鄭以尙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弓矢者皆  
云彤弓一彤矢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矢當百箇而在  
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以分百矢爲兩束搜與束矢  
共文當言其矢之多故搜爲眾意弓言觶矢言搜言弓  
不張矢不用是僖公不主大戰而克服淮夷也王肅云  
言弓弛而不張矢眾而不用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無



厭其事者已克淮夷淮夷甚化於善不逆道也魯侯能  
固執其大道卒以得淮夷傳意或然申鄭謂以上言獻  
猷獻囚是戰而克之此章不宜復言弛弓束矢故云角  
弓肱然則言持弦急謂弓張故弦急也搜爲矢行之聲  
故束矢搜然言勁且疾也車之廣狹度量有常不得以  
甚博爲言故博當作傅其車甚博緻言安穩而順利也  
鎬案上二章言獻猷獻囚獻功則此乃言既伐之後故  
下文明言既克淮夷弓肱矢搜是言淮夷既伐不復用  
兵耳說文搜眾意也一曰求也从手交聲詩曰束矢其  
搜此用傳義是也正義以車之度量有常不得以甚博

爲言然小雅車攻云我車既攻亦第言車之堅彼言堅此言大義各有指此不足以難毛也箋破字說經非也

閼宮有值

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祿宮也值清淨也箋閼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鎬案玩此句及卒章新廟傳箋毛意以魯無姜嫄廟鄭意以魯有姜嫄廟毛義是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康成注云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祭之賈疏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周之子孫欲尊其廟當先尊其母也凡祭以某妃配周立七廟自后稷已下不得更立后稷父

廟故姜嫄無所配特立廟祭之謂之閔宮閔神之守祧奄八人賈疏云天子七廟通姜嫄爲八廟廟一人故八人此周立七廟別立姜嫄廟之確據也魯雖得郊祀后稷然僅聞有周公廟不聞有后稷廟既無后稷廟豈有姜嫄廟之理故傳云在周以見廟不在魯也說最明確廟在周而魯頌之者因頌僖公而推本周公而文武而后稷而姜嫄故卽在周之姜嫄廟歌之

上帝是依

傳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姜依依其身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馮依而降精氣其任之簡策生民云履帝

武敏歆是依其身之明證以下文無災無害數語及上文赫赫姜嫄二語文義參之亦以箋義爲順

續禹之緒

傳緒業也箋緒事也正義鄭以緒爲事爲異鎬案爾雅釋詁業緒也緒事也周禮內宰展其功緒注太元堅陽喪其緒注均云緒業也國語周語纂修其緒注緒事也蓋卽其當時所爲者謂之事當時爲之後世傳之者謂之業傳箋義實同也

實始翦商

傳翦齊也箋翦斷也大王自幽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

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正義剪齊釋言  
文齊卽斬斷之義故箋以爲斷其意同也鎬案爾雅釋  
言劑剪齊也注南方人呼剪刀爲劑刀玩爾雅本意亦  
有斷意故正義謂齊卽斬斷之義左氏襄二十有二年  
傳而剪爲仇讎注剪削也禮記文王世子不剪其類也  
注剪割截也均與斷字意同蓋論太王心跡則決無剪  
商之意而論詩人之旨下文致天之屈于牧之野必口  
纘太王之緒則剪商自如鄭箋所云文義方合今解經  
義則宜就經意中之書武成云至于太王肇基王迹太  
王有是心事否乎又云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

命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孔子歎爲至德有是心事  
否乎蓋詩書自周有天下之後歸美前人故有此等語  
解者多爲之周旋其說於經旨未當也說文戈部戠減  
也从戈晉聲詩曰實始戠商意與傳箋同朱子曰蓋有  
剪商之漸非謂太王有剪商之心會氏鞏曰武王既有  
天下推其浸盛之由曰肇基王迹所謂實始剪商者殆  
因肇王迹之語而言之過耳趙氏順孫曰蔡節齋云太  
王雖無剪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  
此諸說俱允惠氏棟據爾雅釋詁剪勤也意謂太王自  
幽遷岐始能光復祖宗修朝貢之職勤勞王家此於太

王身分則得而於經旨則未合陳氏與補毛詩後箋申  
傳齊爲正謂周家有正商室之功義更懸而無薄嚴氏  
可均楊氏慎依說文戠字以戠爲福謂太王始受福於  
商意尤支離

無貳無虞

傳虞誤也箋虞度也文王武王繼太王之事至受命致  
太平天所以罰惡紂於商郊牧野其時之民皆樂武王  
之如是故戒之曰無有二心也無復計度也天視護女  
至則克勝釋文度待洛反正義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  
爾心傳云無敢懷貳心以爲民無貳心傳以虞爲誤則

亦爲民之情謂民無疑誤也王肅云天下歸周無貳心  
無疑誤上帝臨命汝傳意或然鎬案如箋義與下句文  
義直貫大雅大明疏云閔官云致天之屈于牧之野無  
貳無虞上帝臨汝彼無貳之文在臨汝之上是戒武王  
使無貳心此文與彼大同明亦戒武王言伐紂必克無  
有疑心也此說是也爾雅釋言虞度也圖度是懷疑之  
意無虞戒武王無庸懷疑耳

秋而載嘗夏而福衡

傳諸侯夏禘則不酌秋禘則不嘗唯天子兼之福衡設  
牛角以福之也箋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福衡



其牛角爲其觸觝人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尙之也正義毛以載爲則言秋而則嘗謂當祫之年雖爲祫祭而則爲嘗祭故解其意言諸侯之禮於夏爲大祭之禘則不爲時祭之祫於秋爲大祭之祫則不爲時祭之嘗唯天子兼之雖爲禘祫不廢時祭今魯亦如天子之禮故言秋而則嘗謂爲祫復爲嘗鄭禘祫志云儒家之說禘祫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禮纖所云故作禘祫志考春秋禘祫之數定以爲三年祫五年禘毛氏之言禘祫唯此傳耳而不辨禘祫年數或

與鄭同也傳言夏禘秋禘則以爲禘在夏禘在秋鄭於  
禘禘志云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爲禘故禘以夏先王禘  
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是從毛此說爲禘在夏禘  
在秋也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所以下天子也唯天  
子兼之言魯禮亦如天子故云載嘗也傳之此言無正  
文正以王制說先王之法云天子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言天子當禘之歲以春物未成牲禘而已於夏秋冬則  
爲禘復爲時祭也王制又云諸侯禘禘禘一禘一禘嘗  
禘禘禘其意言諸侯當禘之歲春則禘禘夏則禘而不  
禘秋冬乃爲時祭而復爲禘也先王之禮諸侯與天子

不同明知周世諸侯亦當異於天子故知禘則不祫祫則不嘗鄭於諸侯禘祫更無他說亦當如此傳也福衡謂設橫木於角以福迫此牛故云設牛角以福之也鎬案傳意謂秋而嘗夏而祫是二祭箋意專謂秋嘗是一祭其義顯然正義申毛謂祭廟之事將於前秋則爲嘗祭此夏而已福衡其牛言豫養所祭之牛設橫木於角以福之此以箋義爲傳義非也傳所云係王制文是先王之法非周禮也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鄭注以肆獻裸爲大祫饋食爲

大禘合祠禴嘗烝爲六享陳氏傅良曰祠禴嘗烝王四  
時祭祖廟之禮肆獻裸饋食四時皆用此二禮注謂六  
箇祭名非是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鄭司農  
注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蓋三年  
則祫五年則禘如遇禘之年夏行禘祭則不復舉禴之  
祭推之於祫亦然因一時再祭則數數則煩煩則不敬  
故禘祫祠禴嘗烝祭之名有六每歲則舉其四禘祫間  
舉於祠禴嘗烝之中故云四時之間祀此周天子之禮  
也魯得用天子禮當亦同之四時皆祭獨言嘗者以萬  
寶告成得備物致享也李氏集解曰秋而載嘗言秋將

祭則夏而禘，禘以見其豫備也。范氏補傳曰：將嘗於秋而養牲於夏，敬之至也。朱氏集傳曰：秋將嘗而夏禘，衛其牛言夙戒也。諸說均從箋義是也。

犧尊將將

傳：犧尊有沙飾也。釋文：犧尊，鄭素河反。毛云：有沙飾，則宜同。鄭王許宜反，尊名也。將，七羊反。正義：犧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娑。傳言沙，卽娑之字也。阮詵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

上畫爲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爲義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鎬案淮南傲眞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注犧讀曰希馮氏復京曰宋蔡條云徽宗崇尚古器政和間尙方所貯盡三代冢墓中物今博古圖所載是也其犧尊正如王肅所言全作牛形間背受酒阮諶之言殆臆度耳依此則肅言亦自可據

奄有龜蒙遂荒大東

傳荒有也箋奄覆也荒奄也大東極東正義申毛謂傳境又同有龜山蒙山遂包有極東之地申鄭謂釋言云弁蓋也孫炎曰弁覆蓋亦覆之義故以奄爲覆荒奄釋言文編案正義以毛奄有爲同有同與蓋皆是皆有意傳於唐蟋蟀大雅公劉周頌天作均以荒爲大此訓爲有蓋謂大有大東之地與箋奄字意亦同說文人部奄大也从人奄聲徐鍇曰按詩俺有龜蒙是大有之也大部奄覆也大有所餘也又欠也从大申申展也徐鍇曰按詩奄有鳧釋會意爾雅釋詁樞大也注引詩遂樞大東此訓義亦同而文字多異疑係三家詩

天錫公純嘏

箋純大也受福曰嘏正義中毛謂天乃與公大大之福  
鄭唯以嘏爲福爲異鎬案解見小雅賓之初筵篇

新廟奕奕

傳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箋奕  
奕姣美也脩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正義中毛謂僖公  
繼閔公爲君故以新廟爲閔公廟申鄭謂此詩首章言  
閔宮卒章言新廟明是脩彼閔宮使之新故易傳以爲  
所新者姜嫄之廟也鎬案魯無后稷廟斷無越后稷而  
立姜嫄廟之禮傳義爲長吳氏祕曰魯大夫奚斯作閔



公之廟

法言注

此用毛義是也

商頌

置我鞀鼓

傳鞀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  
筭置讀曰植植鞀鼓者爲楹貫而樹之釋文置毛如字  
鄭作植字時職反又音值正義金滕云植壁秉圭注云  
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故置讀曰植此云植我  
鞀鼓明堂位作楹鼓故知植鞀鼓者爲楹貫而樹之鎬  
案國語晉語置之者不殆注國策周策欲何置注均云  
置立也周書周祝地之生也固有植注呂覽知度相與

植法則也注均云植立也論語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  
置其杖莊子外物木之到植者釋文植本作置蓋古音  
置植音近故義亦同傳云置鼓卽箋樹之意置旣與植  
同義則不必讀置爲植矣臧氏琳曰鄭讀置爲植蓋本  
韓魯義理或然也

衍我烈祖湯孫奏假 於赫湯孫

傳衍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於赫湯孫盛  
矣湯爲人子孫也箋烈祖湯也湯孫太甲也假升也以  
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成  
湯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於盛也湯孫呼太

甲也鎬案序云那祀成湯也據此則箋義爲長正義云以序稱祀成湯則經之所陳是祀湯之事不宜爲湯之祀祖此說甚允李氏樛曰毛氏以烈祖爲湯有功烈之祖則是以爲契冥相土之屬觀此序言祀成湯所謂烈祖者但成湯耳不當以爲契冥相土之屬也鄭氏雖以烈祖爲成湯而以湯孫爲太甲觀頌之言湯孫者多矣豈可專以爲太甲哉歐陽曰太甲至紂皆是也但不知所斥者何人也此說烈祖是也至以湯孫爲必非太甲則未是書伊訓云伊尹祠于先王奉鬯王祇見厥祖又云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漢書律厯志引書惟太甲

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書疏云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湯之父祖不追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然則太甲祀湯確有可據必欲舍有據之太甲泛視爲何王不亦異乎

### 賚我思成

傳賚賜也箋賚讀如往來之來既載清酒於尊酌以祀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思則用成釋文賚毛如字鄭音來正義申毛曰賚賜釋詁文言賜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賜我思之所欲成也申鄭曰以思成者齊之所思成也思之得成由神明來格故知賚讀如往來之來

鎬案賚與我連文傳義較順爾雅釋詁論語周有大賚  
集解及皇疏均云賚賜也與此傳義同釋詁周頌齊序  
賚予也予卽賜字意

醴假無言 以假以享 來假來享

傳醴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箋至于設薦進俎又  
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勅其事寂然無言語者假升  
也享獻也諸侯來助祭者來朝升堂獻其國之所有享  
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神靈  
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釋文假毛古雅反鄭音格升也  
王云至也鎬案爾雅釋詁假大也禮記禮運是謂大假

注假亦大也此與傳義同爾雅釋詁格陞也陞與箋升  
字意同書堯典格于上下說文人部後漢明帝紀皆作  
假于上下益稷祖考來格後漢章帝紀作祖考來假高  
宗彤日惟先格王漢書成帝紀作惟先假王西伯戡黎  
格人元龜史記殷本紀作假人元龜君奭格于皇天格  
于上帝史記燕召公世家格皆作假集韻格假通蓋格  
有升義格通假故假亦有升義釋經文義箋說爲長禮  
記中庸醜作奏康成注假大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  
與此箋歧不知醜奏是雙聲鄭注太覺望文生義左氏  
昭二十年傳醜假無言杜注醜總假大也言總大政能

使上下皆和此與經文上下語意不決晏子春秋作秦  
澠無言誤顧氏炎武曰來假來享唐石經享作饗歐陽  
氏修曰上以享謂諸侯來助致享于神此來饗謂神來  
至而歡饗也段氏玉裁曰石經誤也經例獻曰享受其  
獻曰饗如楚茨闕宮諸篇皆同此篇以假以享來假來  
享皆是下獻上之辭作享爲是段說是也

元鳥篇

序元鳥祀高宗也箋祀當爲禘禘合也高宗殷王武丁  
中宗元孫之孫也有雉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  
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云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

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  
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載殷祭一禘一祫  
春秋謂之大事正義鄭以祫爲祫謂三年喪畢始爲祫  
祭於契之廟毛無破字之理未必以此爲祫或與殷武  
同爲時祀但所述之事自有廣狹耳鎬案正義申毛之  
義是也此序與殷武同爲祀高宗則亦同爲時祭耳若  
果爲祫祭則長發明言大禘此何不明言大祫乎鄭意  
蓋謂時祭不及歷代之祖不知契爲祖湯爲宗言武丁  
而先及此者正見高宗中興其功烈可以相埒觀篇中  
在武丁孫子及肇域彼四海等語極稱高宗之功可見



李氏樛曰鄭氏云祀當爲禘竊嘗以其說爲不然元鳥之詩歷言殷之先祖其實爲高宗設也高宗中興之主也商之先祖能正四方故奄有天下其政中微諸侯必有不�者高宗旣興之後能肇域彼四海是以四海諸侯莫敢不�此詩卒二句大抵言奄有天下之由而發揚高宗能紹祖宗之舊服諸侯之心也元鳥之詩旣爲祀高宗殷武之詩又爲祀高宗孔氏云所述之事自有廣狹是也此說甚允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傳元鳥皐也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

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箋降下也天使颯下而生商者謂颯遺卵娥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正義鄭以中候契提云元鳥翔水遺卵娥簡吞之生契封商殷本紀云簡狄行洛見元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二文及諸緯候言吞颯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以易傳也竊案古來神聖挺生時多靈異不足爲怪姜嫄履武簡狄吞卵稷契之聖同故其生之時靈異亦同范氏處義曰是詩明言天命元鳥降而生商且爲告神明之詩理無虛誕諸儒以其近怪多疑其非嘗於生民之篇論之詳

矣後世以春分元鳥至祈于郊禘正以簡狄有胤卵之異故欲慕之若當時止用元鳥至之日祀郊禘安得謂帝立子生商而契何以謂之元王也且高辛氏之世庶事朴略安有時節祀享如後世之詳苟無胤卵之異亦何必用元鳥至之日祀郊禘耶竊意簡狄之祈子亦若姜嫄之克禋克祀以弗無子耳諸儒於姜嫄簡狄之事皆曰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郊禘是不知後世取元鳥之祥爲故事而謂高辛氏亦然未之敢信也契之生也若是其神異故詩人以爲天降也此論真說得透快

正域彼四方

傳正長域有也箋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使之長  
有邦域爲政於天下釋文長張丈反正義正長釋詁文  
域有者言封域之內皆爲己有非訓域爲有也鎬案疏  
申傳以域有爲有封域以箋義申傳義較明顧李氏楮  
曰言古者上帝命我成湯正其四方之疆域故得當天  
之命出其命令於諸侯歐陽氏修曰正域彼四方謂湯  
始受命以正四方之疆域范氏處義曰自昔上帝命有  
武德之成湯正治其封域于四方之諸侯隨其方而命  
之君三說意同足補傳箋

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傳武丁高宗也勝任也箋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  
解怠者在高宗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明也高  
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無所不勝服釋文  
解音懈勝毛音升鄭式證反正義申毛謂作詩所以稱  
王名者王肅云殷質以名籍商之先君成湯受天命所  
以不危殆者在武丁之爲人孫子也毛以湯孫爲湯爲  
人子孫則此亦當如肅言也申鄭謂此詩主頌高宗而  
美高宗子孫者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著明故子孫能  
得行之亦是高宗之美鎬案王鄭之意均以爲詩人美  
武丁王肅謂爲武丁爲人孫子義太迂合依鄭義蓋美

武丁之孫子益以見武丁之功之大耳

肇域被四海

箋肇當作兆王畿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後兆域正天下之經界正義曰毛無破字之理則肇當訓爲始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爲境域也竊案大雅生民以歸肇祀正義申鄭云肇宜作兆生民后稷肇祀禮記表記作后稷兆祀康成據禮改詩本屬紛更周禮小宗伯卜葬兆注兆墓塋域兆五帝於四郊注兆爲壇之營域漢書郊祀志兆五帝於四郊注兆謂爲壇之營域也鄭於此改肇爲兆疏申爲以四海爲

兆域此義豈不迂遠生民以歸肇配傳周頌維清肇禋  
迄用有成傳均云肇始也此無明文自當同彼王肅所  
云是矣

景員維河

傳景大員均箋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既蒙王  
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觀貢獻其至也祁祁然眾多  
其所貢於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  
宜也釋文員毛音圓鄭音云河王以爲河水本或作何  
篇案爾雅釋詁景大也周禮地官有土均管子有地員  
篇地員卽土均夏官度人正校人員選員選卽均齊此

傳訓義也文選傅長虞贈何劭王濟詩注引韓詩章句  
云詞也鄭出其東門聊樂我員釋文員本作云小雅正  
月昏姻孔云釋文云本作員廣雅釋水河何也衛碩人  
河水洋洋楚辭注十六作何水油油蓋云員古今字河  
何同聲假借字今釋詩文義傳義爲長蓋高宗都景亳  
在冀州域內三面距河彼四海來假祁祁然大均至于  
河也李氏樛曰河者所都之地也如盤庚民不涉河以  
遷卽此河也景員維河則以諸侯輻湊而至于河也景  
大也員均也言諸侯大來于京師也此申明毛義甚允  
正義云傳解維河之義旣以景員爲大均則維河者當



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其霑潤無所不及也此

說恐非

案盤庚云惟涉河以民遷李氏所引誤

長發篇

序長發大禘也箋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正義王肅以大禘爲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旣無明訓未知意與誰同鎬案郊是郊禘是禘郊爲配天之祭禘爲宗廟之祭劃然不能紊鄭禮記祭法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孔疏云必知此是祭昊天於圜丘者以禘文在於郊祭之上郊前之祭唯圜丘

耳王氏肅曰郊與圓丘是一郊卽圓丘也猶王城與京師異名而同處楊氏復曰禘禮見於大傳小記子夏傳郊禮見於孝經大雅周頌祖有功宗有德見於王肅賈誼劉歆韋元成壹禘與祖宗三者皆宗廟之祭無與乎祀天惟郊一條爲配天之祭經傳昭然不可誣也祭法禘在郊上者謂郊以祖配天禘上及其祖之所自出禘遠而郊近故禘在郊上也鄭氏見禘在郊上便謂禘大於郊遂強分圓丘與郊爲二以禘爲冬至日記昊天上帝於圓丘而以嘗配之以郊爲祭感生帝於南郊而以稷配之旣謂禘郊皆爲配天矣遂併以祖宗爲祀五帝

於明堂而以祖宗配之輕肆臆說實皆非也此說辨得  
詳盡蓋鄭合禘郊爲一一誤也分郊與圓丘爲二二誤  
也此篇詩箋猶沿注禮之誤合郊與禘而一之鄭於周  
頌離篇箋云禘大祭也此不與彼同者以此序有大字  
故耳不知周四時之祭祠禴嘗烝殷則禴禘嘗烝故周  
言禘殷必言大禘以別於夏禘然則此詩之爲祭帝嘗  
於契廟以契配之并合羣廟之主也無疑孔氏安國曰  
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  
太祖廟特祫但始祖以下禘則及始祖所自出之帝爲  
異耳詩雖未明言帝嘗然詩言有城方將禮惟大禘女

至皆配祔卒章云實維阿衡禮惟大禘功臣皆祭書盤  
庚云茲于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序義實  
不可易

幅幘既長

傳幅廣也幘均也箋廣當作圓圓謂周也禹敷下土正  
四方定諸夏廣大其竟界之時始有王天下之萌兆歷  
虞夏之世故爲久也正義是時契已佐禹是其禴祫久  
見也鎬案說文均平徧也从土从勻亦聲廣韻釋詁  
周徧也毛訓均鄭訓周皆是徧意不必改廣爲圓

有媿方將帝立子生商

傳有媿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箋帝黑帝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媿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鵠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後湯王因以爲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鎬案祭天后夫人不與大禘則女王亦配祫此詩爲大禘於廟契母亦合食故詩人推有商受命之由而先及之傳義爲長范氏處義曰是時契之母有媿氏方大謂有子契乃天之所立以生商之正業也此說申毛最允

昭假遲遲

箋假暇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然而以

其德聰明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言急於己而緩於人  
天命是故愛敬之也釋文假古雅反鄭云暇也徐云毛  
音格鄭音暇按王肅訓假爲至格是王音也鎬案箋義  
難曉王肅假音格蓋謂昭事上帝神之格思是言湯之  
敬以事天故下云上帝是祗祗敬也上帝是祗湯唯上  
帝是敬也范氏處義曰聖敬日躋謂其德日進而修罔  
覺也德既如是故昭假于天遲久而不息徐氏光啓曰  
遲遲形容不息之意斯說實視鄭箋爲明順

爲下國綴旒

傳綴表旒章也箋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湯與諸

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繆著焉釋文綴陟劣反  
徐又張衛反毛云表也鄭云結也正義綴之爲表其訓  
未聞鎬案禮記樂記行其綴兆鄭注綴表也與此傳同  
旒所以章明貴賤故有章義表章與下駿爲大厖爲厚  
爲類傳義較正玉篇田部引作下國暇流云暇表也暇  
與綴同聲通用字流古旒字禮記郊特牲郵表暇鄭注  
引此云爲下國暇郵此疑本齊魯詩

受小其大共爲下國駿厖

傳其法駿大厖厚箋其執也小其大共猶所執摺小球  
大球也釋文小其大其毛音恭鄭音拱執也一云毛亦

音拱駿音俊鄭俊也又一云毛亦作俊厖莫邦反徐云  
鄭音武講反正義傳讀其爲恭敬之恭故爲法也駿大  
厖厚釋詁文言小法大法正謂執圭搢珽與諸侯爲法  
也言爲下國大厚謂成其志性使大純厚也王肅云言  
湯爲之立法成下國之性使之大厚拱執釋詁文箋以  
此章文類於上玉必以手執之故易傳以爲小拱大拱  
又以上言綴旒爲諸侯之所繫屬則知此言駿厖亦是  
諸侯之言天子故讀駿爲俊言成湯與諸侯作英俊厚  
德之君也鎬案上章傳云球玉此章云其法蓋謂玉爲  
寶器惟天子得守之法爲綱常惟天子得王之受者受



之於天也卽承上帝命說來正義申之爲受小玉之法  
受大玉之法牽涉箋義非毛旨也爾雅釋詁駿大也釋  
文駿本作俊駿俊音義同鄭非與毛有異義也李氏集  
解引蘇氏曰其琪通合琪之玉也范氏補傳以小球大  
球爲諸侯所贄之瑞小其大其爲諸侯所其之貢均與  
毛義未合董氏曰齊詩作駿驪謂馬也輔氏廣曰當從  
董說謂馬也如此則與上章綴旒相類皆是譬喻胡氏  
一桂曰駿驪是喻其有力量能負重致遠之意皆於我  
乎負載也范氏處義曰駿厖謂如駿大之獵得獸則歸  
其主大戴禮引作爲下國恂豪盧注恂信也言下國信

蒙其福諸說均非正旨荀子榮辱引云爲下國駿蒙揚  
倬注駿大也蒙厚也言大厚于下國此與傳義合厯作  
蒙者音義同也

何天之龍

傳龍和也箋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錡案解見周頌我  
龍受之句

苞有三槩

傳苞本槩餘也箋苞豐也天豐大光三正之後世謂居  
以大國行天下之禮樂然而無有能以德自遂達於天  
者故天下歸鄒陽九州齊一截然正義申毛謂言木有

三餘謂上世受命創基之君爲之本當時二王之後及  
今夏桀是其餘也其意與箋言三正之後亦同申鄭謂  
三正者謂夏與唐虞也桀爲天子與二王之後尊卑不  
類但三者俱得行其正朔故與桀同稱三也竊案毛於  
三字義未及非漏也以經文明言之也下文云韋顧既  
伐昆吾夏桀毛以苞爲本當是以桀爲本韋顧昆吾爲  
三桀經文上下語意一貫李氏樛曰木則夏桀也桀則  
韋顧昆吾也前漢云三桀之典注云木斫復生曰桀當  
成湯之時桀與三桀湯皆征之莫能遂莫能達故能九  
有有截范氏處義曰苞本也謂夏桀也三桀斫生謂萌

業也謂韋顧昆吾也湯有威武故桀與其黨韋顧昆吾  
三業皆不能遂其惡也二說均甚允當毛義當如是正  
義以箋義申傳恐非漢書叙傳業作枿劉德注云枿餘  
也謂木斫髡而復枿生也與傳訓同業枿一字也釋文  
引韓詩云業絕也與毛異并與鄭異

昔在中業有震且業

傳業世也業危也箋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  
有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興之正義傳  
以業爲危則湯未興以前國弱而危懼也箋易之者以  
此篇上述元王相土言至湯而齊於天心則是自契以

來作漸盛之勢不應於此方言上世衰弱故易傳也鎬案疏說甚允箋義爲長

采入其阻

傳采深箋采冒也鎬案采與入連文傳義爲優李氏集解曰以其殷武奮伐荆楚之國又深入險阻之地范氏補傳曰奮伐荆楚之國深入其巢穴俱用毛義說文采周也从网米聲詩曰采入其阻徐鍇曰网卽周布之意叔重引詩時依三家疑此亦是三家義

湯孫之豬

箋緒業也所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更自

勅整截然齊豈是乃湯孫太甲之等功業正義申毛謂  
高宗往伐之處所是高宗之功乃湯之爲人子孫之業  
也鎬案正義申毛義太迂拙殷武是祀高宗之時何以  
忽及太甲鄭意以太甲爲湯之孫耳不知詩稱曾孫及  
孫不拘定對曾祖對祖之詞竊意那祀成湯以湯孫爲  
呼太甲是也此則宜指高宗言李氏集解曰鄭氏以湯  
孫爲太甲非也卽高宗也荆楚在商周之時爲夷狄之  
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當湯之時必不敢抗衡中  
國及商世中微往往爲中國患此高宗所以討之也范  
氏補傳曰言高宗之功誠無愧於湯之孫也蓋湯旣以

武而王而高宗亦能之故也二說足補傳箋

方斲是虔

傳虔敬也箋榘謂之虔釋文虔其連反爾雅作據鎬案廣雅釋詁荀子議兵有虔秉鉞注國語魯語以告虔也注皆云虔敬也李氏樞曰於是斷斬之遷徙之又從而斲削之凡此工匠之事無不致其虔敬范氏處義曰自伐斷與遷徙及方正而斲削之不敢不虔敬其事也二說俱依傳義是也爾雅釋宮榘謂之榘釋文榘木亦作虔或係三家詩康成本之

旅櫪有闕

傳旅陳也箋以爲楫與眾楹正義旅陳釋詁文王肅云  
陳列其楹有閑大貌箋言爲楫與眾楹則訓旅爲眾也  
以其方始斲之未宜已爲陳列故易傳也鎬案爾雅釋  
詁旅陳也又旅眾也左氏莊二十有六年傳庭實旅百  
注文選東京賦旅束帛之芟芟薛注均云旅陳也周禮  
天官序官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注穀梁莊八年傳入曰  
振旅注國語周語乃命其旅曰徇注均云旅眾也皆與  
傳箋義同竊意傳云陳者臚列之謂惟其眾也故可陳  
也毛鄭義實相成正義以箋爲易傳非鄭意也